

人鬼之间

恩怨情仇

的

# 周先慎

周先慎

著

## 细说聊斋





独角兽公开课

004

# 周先慎细说聊斋

周先慎 著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周先慎细说聊斋 / 周先慎著. —上海：上海三联书店，2015.7

ISBN 978-7-5426-5200-3

I . ①周… II . ①周… III . ①《聊斋志异》—小说研究 IV . ①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16062号

## 周先慎细说聊斋

著 者 / 周先慎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周青丰

装帧设计 / 乔 东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张思珍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网 址 / [www.sjpc1932.com](http://www.sjpc1932.com)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5年7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20 1/16

字 数 / 250 千字

印 张 / 29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5200-3 / 1 · 1036

定 价 / 48.00元

敬启读者，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序 / 001

目

录



- 1 天籁之音寄孤愤——重读《聊斋自志》 / 003  
2 开宗明义论赏罚——说《考城隍》 / 012  
3 蒲松龄的劝世婆心——说《瞳人语》 / 023  
4 幻由人生和以幻写实——说《画壁》 / 033  
5 用笔精练 肆绘如生——说《捉狐》 / 044  
6 从知情重义升华到大仁大爱——说《王六郎》 / 048  
7 小说家的散文——说《偷桃》 / 062  
8 寓讽刺于叙事之中——说《种梨》 / 071  
9 思想在艺术中得到升华——说《劳山道士》 / 079  
10 人间真、善、美的诗意呈现——说《娇娜》 / 090  
11 写幻如真 笔意灵动——说《妖术》 / 108  
12 一篇辛辣隽永的讽刺小说——说《三生》 / 116  
13 为文章吐气 为不遇痛哭——说《叶生》 / 124  
14 天道酬勤更酬德——说《王成》 / 138  
15 人狐相恋 一狂一娇——说《青凤》 / 154

- 16 双重训诫 两面镜子——说《画皮》 / 169
- 17 仙凡相通的一个美丽的精灵——说《婴宁》 / 180  
附：《山花子》与婴宁形象 / 200
- 18 人之圣者与鬼之仙者的美满结合——说《聂小倩》 / 204
- 19 明晰·精练·逼真——说《地震》 / 223
- 20 人鬼之间的恩怨情仇和人伦道德——说《水莽草》 / 229
- 21 神龙见首不见尾——说《侠女》 / 242
- 22 人鬼狐三角恋中的真情挚爱——说《莲香》 / 258
- 23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——说《阿宝》 / 279
- 24 至性至情 难兄难弟——说《张诚》 / 294
- 25 声与情的逼真描摹——说《口技》 / 310
- 26 讽刺辛辣 意味隽永——说《潍水狐》 / 317
- 27 侠肝义肠 仙姿玉质——说《红玉》 / 324
- 28 从笔记体提升为小说品格——说《林四娘》 / 340
- 29 阴曹不与人世等——说《李伯言》 / 349
- 30 断续即离 楚楚有致——说《连琐》 / 357
- 31 超越生死的知己之爱——说《连城》 / 373

- 32 复仇女神的颂歌——说《商三官》 / 388  
33 义烈发于血诚——说《于江》 / 398  
34 堪与千古烈丈夫匹俦的女英杰——说《庚娘》 / 404  
35 神凡两界皆崇德——说《雷曹》 / 421  
36 看浪子怎样回头——说《翩翩》 / 435  
37 寓言+杂文：相得益彰，别具一格——说《黑兽》 / 448

# 序

真正的文学经典是需要细读，也是经得起细读的。细读才能细说。只有在细读的基础上，才有可能抉幽发微，说出新意。但细说也还需要别的条件，比如生活阅历、历史知识、艺术修养、审美感悟等等。而最重要的是思考，独立思考。无论不同的读者在生活、思想和艺术的积累方面有何种差异，只要真正做到了独立思考，就必有所得，即使所得有深浅、精粗之别，也不会是人云亦云。

《聊斋志异》是脍炙人口的文学经典，是值得细读，也是经得起细读的。《聊斋志异》和《红楼梦》一样，是一部常读常新的作品。不管你已经读过多少遍，只要你不是只看故事，读的时候能深入思考，每读一次，就都会有新的感受，新的发现。

先师吴组缃先生曾多次诲示：对古代的短篇小说不能只作综合的研究，还应该一篇一篇地加以分析，才能充分地阐明每一篇作品不同的思想个性和艺术个性。他在为漓江出版社出版的《聊斋志异评赏大成》一书卷首的题词中写道：“对于《聊斋志异》，我们应当一篇一篇加以分析评论。因为每一篇作品都是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，各有自己的生命；我们必须逐篇研究，探求其内在的精神和艺术特色。”

收在这本《细说聊斋》中的文章，就是我尝试实践组缃师的教诲，对这部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一篇一篇地细读，在细读的基础上一篇一篇地细说的初步成果。

所选各篇多为传诵众口的名篇，但也有一些不为人所重视的所谓“二线”作品，而在思想或艺术上又确有独特之处值得细说。细说或侧重于思想，或侧重于艺术，但都着眼于在思想与艺术的结合上进行审美分析。

细说细到极细之处，也不避逐句，甚至逐字详解。有时还吸收了传统小说评点的方法，对有关段、句、词的精妙之处，用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加以简要的提示或品评。这种提示或品评，有时加括号，有时不加。

所论有与陈说相异而提出商榷者，亦有挖掘作品内蕴而有新的发现者；即使与通行观点近似，分析的方法、路数、表达，也有所不同。总之，是力求写出新见、新意、新面貌。

对于此一目标，虽然自信是全力以赴，下笔不苟，但亦只是心向往之。结果如何，尚须敬俟读者的惠览与批评。

2013年8月27日



## 天籁之音寄孤愤

——重读《聊斋自志》

《聊斋自志》是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初步结集成书时写的一篇自序，当时他年仅四十，而《聊斋志异》的创作、加工、修改，却是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，终其一生。但是《聊斋志异》全书的创作旨趣，或者说整个的指导思想，则都在这篇早年写成的《聊斋自志》中确定了下来。因此，读《聊斋志异》必先读《聊斋自志》，欣赏《聊斋志异》必先欣赏《聊斋自志》，细说《聊斋志异》必先细说《聊斋自志》。

这篇《聊斋自志》很短，内容却非常丰富，包含了有关《聊斋志异》创作的大量的非常重要的信息。这些信息是引导我们感受《聊斋志异》，读懂《聊斋志异》，进而真正走进《聊斋志异》艺术世界的津梁。

经过初步的梳理，我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，至少有下面六个方面：

第一，交代了他为什么要写这部充满奇异幻想而同时又具有强烈现实感的《聊斋志异》。

序言一开头就说：“披萝带荔，三闾氏感而为《骚》；牛鬼蛇神，长爪郎吟而成癖。自鸣天籁，不择好音，有由然矣。”这段话里，“自鸣天籁”四个字最重要。“天籁”就是自然发出的声音，就是无法压抑不能不发的声音，就是自由灵魂的呼叫。这里道出的，是《聊斋志异》创作的根本原因，也是《聊斋志异》具有那样鲜明的思想艺术特色的根

本原因。

这是一种创作状态，也是一种创作追求。不能不发的声音，来自一种勃发于内心的创作冲动，以至于由此而形成为一种创作观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。屈原创作《离骚》，李贺吟诗成癖，都是由于天籁之音不能不发。显然，蒲松龄是自觉地继承了这个历史传统的。因为是天籁之音，是打内心深处自然而然迸发而出的，就既不同于心中无愁强说愁的无聊之作，也不同于受命于人充满谀辞的歌功颂德之作。因此，不愿也不能迎合权贵，不愿也不能与世俗同调，就是理所当然的事。蒲松龄是有爱写爱，有恨写恨，而这爱和恨又是由现实生活之感发而生，激荡于心，不能自己，最终便成就了一部具有独一无二思想艺术特色的《聊斋志异》。

第二，交代了他为什么要以谈狐说鬼的形式来表现他的爱和恨。

简单地说，就是他喜欢民间流传的神怪传说，而他所生活的山东淄博一带又有这类故事在群众中广泛流传。他说：“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；情同黄州，喜人谈鬼。”晋朝的干宝，写了一部专记神鬼怪异的《搜神记》；苏轼贬官到黄州，很喜欢让人给他讲鬼故事。他很谦虚，说自己的才情不如他们，但是喜欢搜集民间流传的神鬼故事却是一样的。这是说他的兴趣爱好。兴趣爱好既能表现一个作家的艺术个性，也能反映出他的艺术素养。与此同时，也就交代了小说题材的来源和特色。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杰出的作家都很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养分，这也是一种历史传统，蒲松龄同样也是继承了这一传统的，只是他比别的作家表现得更加自觉，也更加执着。在此基础上，他还交代了小说的创作过程：“闻则命笔，遂以成编。久之，四方同人，又以邮筒相寄，因而物以好聚，所积累夥。”当然他绝不只是单纯的搜集和记录，而是在搜集到的素材基础上，经过艺术的提炼、加工、再创造，融进了他的生

活体验和思想感情，因而有着非常丰富深厚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涵蕴。关于这一点，他在《聊斋自志》中有着同样充分的表达，下面我们就谈到。

第三，交代他所运用的表现手法，而这又都是与作者的思想感情息息相关的。创作时的意兴飞扬、驰骋幻想，全是生发于现实生活之中，没有也不可能脱离现实，凭空虚构。因而总的表现手法的特点是：幻实相生，幻中见实，甚至是有意地以幻写实。

这当然跟他喜欢搜神谈鬼有关。鬼神传说原本都是子虚乌有，但出自民间的故事，传播的并不完全是因果迷信的思想，大都寄寓着普通百姓的爱憎感情和是非观念。蒲松龄正是在这一健康的方向上进行加工和再创造的。所以许多故事看起来荒诞离奇，但内里常常蕴藏着生活的血肉和日常的情理、事理，读来不仅让人感到真切，而且发人深思。他说：“甚者：人非化外，事或奇于断发之乡；睫在眼前，怪有过于飞头之国。遄飞逸兴，狂固难辞；永托旷怀，痴且不讳。展如之人，得无向我胡卢耶？然五父衢头，或涉滥听；而三生石上，颇悟前因。放纵之言，有未可概以人废者。”意思是说，许多人和事，明明发生在身边眼前，却离奇荒诞，奇幻无比；而飞扬的意兴，狂放的情怀，难以压抑，都是必须要有一种寄托的。这样一种表现方式，显得既狂且痴，讲求实际的人，也许会笑话我的吧？但是，这些来自民间的神怪传说，自有它的道理，是不可以一概否定的。

第四，讲他的出生和不幸的生活遭遇，这是交代他创作《聊斋志异》的生活基础。

“诗穷而后工”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普遍现象，是一条规律，同样也形成了一个传统。蒲松龄是一个生活于乡村的下层知识分子，一生科场失意，生活蹭蹬，这就决定了他接近并熟悉普通贫苦百姓的生活，了解他们的苦乐和爱憎，并同他们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。没有悲苦失意的

生活经历和真切体验，是不可能写出表达人民群众爱憎感情和愿望要求的《聊斋志异》的。

他在《聊斋自志》中说：“松，落落秋萤之火，魑魅争光；逐逐野马之尘，罔两见笑。”这是说他孤寂失意的生活和心情。以秋萤之火自喻，透露出他处境的卑微和心境的凄凉，而精怪还来争这微光；为了生计而随俗浮沉，追名逐利，又被鬼物嘲笑。与此相呼应，为了说明他的命运不好，又特意写到他出生时的情景：“松悬弧时，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，偏袒入室，药膏如钱，圆粘乳际。寤而松生，果符墨痣。”这里说他原是一个病瘠和尚转世，因而命运跟这个和尚一样悲苦：“少羸多病，长命不犹。门庭之凄寂，则冷淡如僧；笔墨之耕耘，则萧条似钵。每搔头自念：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？盖有漏根因，未结人天之果；而随风荡堕，竟成藩溷之花。茫茫六道，何可谓无其理哉！独是子夜荧荧，灯昏欲蕊；萧斋瑟瑟，案冷疑冰。”门庭凄寂，是说他因生活的穷困而体会到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；笔墨耕耘，是说他为了谋生，或在有钱人家设馆教书，或为人捉刀代笔。这样也都不能维持生计，生活境况竟与那个病瘠和尚一样贫困悲苦。“子夜荧荧”以下四句，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他创作《聊斋志异》时的孤寂凄清情景：夜深时分，仍然守着孤灯，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写作；冷寂的书斋，书案寒冷有如凝冰。这是一个失意文人悲苦生活的真实写照，也是他从心底发出的深沉的悲叹。但是，作家当时也许并没有想到，这样悲苦的生活，却正是他能写出这部不朽巨著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基础。

第五，明确地揭示出，他创作这部小说的主旨，在于抒发郁积内心的孤愤。

他所说的“自鸣天籁，不择好音”，所指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前面并没有明确道出。而在后文，他就作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：“集腋为裘，

妄续《幽冥》之录；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：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！”呕心沥血，积少成多，最终写成像刘义庆《幽冥录》那样的志怪小说，只不过是一本寄托孤愤的书而已，这真是让人感到极为悲哀的事！这样极其沉痛的深长而又强烈的感叹，是从灵魂深处呼喊出来的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所说的“孤愤”，并不只是指由于他个人生活遭遇的不幸而产生的怨愤，而是包含了更为广泛丰富的内容，他的爱和恨都是与广大下层的人民群众相通的。现实的黑暗，世风的浇薄，道德的沦丧，官吏的贪腐和酷虐，下层人民的苦难等等，都是他产生“孤愤”的原因，也是他“孤愤”的内容。因此这里的“孤”字不宜理解为“个人”的意思，而应该理解为“孤寂”的意思，即寄托在鬼狐故事中的悲愤之情，其深沉和强烈，是不为人所理解的。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虽然生活在大黑暗之中，心中充满孤愤，但他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他还能看到生活中光明美好的一面，看到在普通人身上焕发出的真、善、美。他对生活中假、恶、丑的揭露和批判，是同对真、善、美的肯定和歌颂结合在一起的。这使《聊斋志异》在思想与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，是蒲松龄非常了不起的地方。

第六，对读者的热切期待：正是由于内心充满孤愤，担心不被人理解，因此就强烈地期待着有人理解。

《聊斋自志》在前文感叹的基础上，以更为强烈和意味深长的感叹结束全文：“嗟乎！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；吊月秋虫，偎阑自热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乎！”以“寒雀”、“秋虫”的“无温”、“自热”来比喻自己的境况和心情，这是一种孤寂到了极点时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排解；而同时又以一种不确定的语气传达出，担心无人能理解自己的创作旨趣，就更加殷切地期待着有人能够理解。换成更直白的话来说，就是正因为无人“知我”，就更加强烈地期待着有人“知我”。但是令人

感到悲哀的是，他真正能理解自己的读者寄托于“青林黑塞”之间，也就是寄托于虚无飘渺的鬼魂世界。把希望寄托于一个本来无可寄托的世界，表现的是作家一种极度的失望；而在这极度的失望中，恰好透露出在他的内心深处正怀着一种非常热切的期待。这是一种真诚的期待，而同时又是一种没有确定把握能够实现的期待。这使我们联想到另一位伟大作家曹雪芹，他在《红楼梦》开卷中，也是发出了近似的悲叹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他所表达的，同样也是在担心无人能解味中，期待着有人能够解味。这样的悲叹，同出一机杼，都是寻求理解、期待理解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。

除了以上所谈的六点，也还有不少对我们富于启发意义之处值得注意。比如《聊斋自志》采用的是骈文的形式，富于文彩，有整齐的对偶，多用典故，这都表现了蒲松龄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。小说中有的“异氏史曰”就是用骈文形式写成的。又如，他写的一篇序言，却那样善于营造气氛，创造诗的意境，行文富于强烈的感情等等，都是这种文体的一种创格，是非常少见的。而这些，在他的小说创作中都有更为突出的表现。序言中这些艺术特色的初步展示，对我们阅读《聊斋志异》作品时的艺术感受和理解，都会起到一种提示和引导的作用。

## 聊斋自志

蒲松龄

披萝带荔，三闾氏感而为《骚》<sup>[1]</sup>；牛鬼蛇神，长爪郎吟而成癖<sup>[2]</sup>。自鸣天籁<sup>[3]</sup>，不择好音，有由然矣<sup>[4]</sup>。松<sup>[5]</sup>，落落秋萤之火，魑魅争光<sup>[6]</sup>；逐逐野马之尘，罔两见笑<sup>[7]</sup>。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<sup>[8]</sup>；情同黄州，喜人谈鬼<sup>[9]</sup>。闻则命笔<sup>[10]</sup>，遂以成编。久之，四方同人，又以邮筒相寄，因而物以好聚，所积累夥<sup>[11]</sup>。甚者：人非化外，事或奇于断发之乡<sup>[12]</sup>；睫在眼前，怪有过于飞头之国<sup>[13]</sup>。遄飞逸兴<sup>[14]</sup>，狂固难辞<sup>[15]</sup>；永托旷怀，

[1] 披萝带荔：出自《楚辞·九歌·山鬼》：“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带女萝。”指山鬼披带着香草。三闾氏：指屈原，战国时楚国诗人，曾做过三闾大夫。《骚》：指屈原的代表作《离骚》。

[2] 长爪郎：指唐代诗人李贺。李商隐《李长吉小传》云：“长吉细瘦，通眉，长指爪。”杜牧在评论李贺的诗歌时，以“牛鬼蛇神”来形容其风格的荒诞虚幻。

[3] 天籁：自然界发出的声音，见《庄子·齐物论》。好音：指世俗社会特别是统治者所喜欢听的声音。

[4] 有由然：由来已久，指是有历史传统的。

[5] 松：蒲松龄自指。

[6] 落落：孤寂的样子。魑魅：指精怪鬼物。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我就像秋天的萤火虫只能发出微光，可还有鬼物来和我争光。

[7] 逐逐：追逐的样子。野马之尘：像野马奔腾那样飞扬的尘埃，比喻污浊的社会风气。罔两：同魍魉，原指山川的精怪，这里泛指精怪鬼物，与魑魅意同。

[8] 干宝：东晋时人，著有《搜神记》一书。

[9] 黄州：这里代指苏轼。他曾贬官黄州，据传居黄州时他很喜欢让客人给他讲鬼故事。

[10] 命笔：用笔，这里是写作的意思。

[11] 夷：多。

[12] 化外：指教化所不及的边远之地。断发之乡：还未开化文明的偏僻之地。

[13] 飞头之国：传说中人头可以飞动的国家。

[14] 遛（chuán）飞逸兴：意兴飞扬，指创作时的一种精神亢奋的状态。

[15] 狂：狂放，思想开放，行为不拘小节。

痴且不讳<sup>[1]</sup>。展如之人<sup>[2]</sup>，得无向我胡卢耶<sup>[3]</sup>？然五父衢头<sup>[4]</sup>，或涉滥听；而三生石上，颇悟前因<sup>[5]</sup>。放纵之言<sup>[6]</sup>，有未可概以人废者。

松悬弧时<sup>[7]</sup>，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<sup>[8]</sup>，偏袒<sup>[9]</sup>入室，药膏如钱，圆粘乳际。寤而松生，果符墨志。且也：少羸多病<sup>[10]</sup>，长命不犹<sup>[11]</sup>。门庭之凄寂，则冷淡如僧；笔墨之耕耘，则萧条似钵<sup>[12]</sup>。每搔头自念：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<sup>[13]</sup>？盖有漏根因，未结人天之果<sup>[14]</sup>；而随风荡堕，竟成藩溷之花<sup>[15]</sup>。茫茫六道<sup>[16]</sup>，何可谓无其理哉！独是子夜荧荧<sup>[17]</sup>，灯昏欲蕊；萧

[1] 畅怀：宽阔的胸怀。痴：痴迷，执着。

[2] 展如之人：诚实守礼的人。

[3] 胡卢：形容笑声或笑貌。

[4] 五父衢头：衢，四叉路口。五父衢，古衢名，在山东。这里泛指街头巷尾。

[5] 三生石：佛教观念，以前生、今生、来生为三生。传说，唐代的李源和圆观和尚友好，圆观死前告知李源他来生将转世为牧童，并与李相约二十年后在某地相见。届时李源如约而去，果见一牧童，歌云：“三生石上旧精魂，赏月吟风不要论。惭愧情人无相访，此身虽异性常存。”后人常以三生石代指前缘。因，因缘。

[6] 放纵之言：不受拘束、不守礼法之言。

[7] 悬孤：古时生男，则悬孤（习武用的木弓）于门左。这里作者指自己的出生。

[8] 瞿昙：这里泛指和尚。

[9] 偏袒：和尚穿袈裟，因袒露右肩，故称为偏袒。

[10] 羸（léi）：瘦弱。

[11] 长命不犹：长大后命不如人。

[12] 钵：和尚化缘时用的钵盂。这里代指像和尚那样过着清贫的生活。

[13] 面壁人：佛教传说，禅宗东土的始祖达摩，曾面壁修行九年，终于得道。后因泛称和尚为面壁人。

[14] 有漏根因：佛教称烦恼为漏，有漏就是烦恼未除。根、因，也是佛教用语，指人的根性和行为，都是能引出相应果报的原因。按佛教的因果观念，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果。人天，人间天上，指经修炼而成佛。

[15] “随风”二句：是说人的命运好像树上所开的花，随风飞扬，有的飘落到富贵人家的茵席之上，有的则飘落到篱笆旁的粪坑里。这里喻指自己的命运不好。

[16] 六道：佛教观念，六道指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饿鬼道、畜牲道、地狱道。人生生死死，都因其生前的善恶而在六道中轮回。

[17] 子夜：午夜，即子时，夜里十一时至凌晨一时。荧荧：灯光微弱。

斋瑟瑟<sup>[1]</sup>，案冷疑冰。集腋为裘<sup>[2]</sup>，妄续《幽冥》之录<sup>[3]</sup>；浮白载笔<sup>[4]</sup>，仅成孤愤之书<sup>[5]</sup>：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！嗟乎！惊霜寒雀<sup>[6]</sup>，抱树无温；吊月秋虫，偎阑自热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乎<sup>[7]</sup>！

康熙己未春日<sup>[8]</sup>

[1] 萧斋：萧条冷落的书斋。瑟瑟：风声，这里指寒冷。

[2] 集腋为裘：积少成多。《慎子》：“狐白之裘，非一腋之皮也。”

[3] 幽冥：《幽冥录》，是一部志怪小说集，南朝宋刘义庆著。《聊斋志异》内容也是谈狐说鬼，与此书性质相近；称“妄续”表示谦虚。

[4] 浮白：饮酒。载笔：执笔写作。

[5] 孤愤之书：寄托内心悲愤的作品。中国古代作家有发愤著书的传统。《韩非子》中有《孤愤》一篇，《史记》也是发愤之作。明代的李贽也称《水浒传》为“发愤之所作也”。蒲松龄继承了这一传统，而后又有曹雪芹发扬光大而写出《红楼梦》。

[6] 惊霜：因霜降天寒而惊；吊月：面对冷月而感到伤感。

[7] 青林黑塞间：鬼魂所在的地方。唐杜甫《梦李白》诗：“魂来枫林青，魂返关塞黑。”

[8] 康熙己未：康熙十八年（公元1679年）。